



水滸爭鳴

第二輯

湖北省「水滸」研究會
「水滸爭鳴」編委會 主編

水滸争鳴

第二輯

湖北省「水滸」研究会
「水滸争鳴」編委会
主編

长江文艺

水 浒 争 鸣

第 二 辑

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编
《水浒争鸣》编委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印张 3插页 397,400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

统一书号: 10107·285 定价: 1.60元

《水浒争鸣》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成生	马蹄疾	刘世德	刘冬	刘操南	吕致远
张文勋	*张国光	张澄寰	李永枯	李茂肃	*李梅吾
吴丈蜀	吴志达	*陈流沙	陈熙中	周中明	胡天风
徐放	聂铁钢	黄霖	*黄清泉	黄瑞云	*程一中
喻朝纲	彭骏	傅隆基	傅继馥	葛楚英	蒋松源
廖仲安	霍松林				

(有*号为常务编委)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季思	孙楷第	吴组缃	吴晓铃	吴有恒	赵景深
顾学颢	程千帆				

DC3569 录

一、《水浒》综论及其材料来源与版本问题

- 北宋末宋江起义活动的三个阶段 北京大学 吕乃岩 1
- 《水浒》的真人真事(续完) 北京 王利器 13
- 真实和伟大相结合
- 谈《水浒》作者对原有题材的加工提炼 安徽大学 周中明 40
- 试论建立科学的“水浒学”诸问题
- 兼述关于《水浒》讨论中若干问题的拙见
- 武汉师范学院 张国光 59
- 《水浒传》的思想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武汉大学 吴志达 72
- 双星同曜
- 《水浒》与《红楼梦》之比较研究
-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 胡邦炜 85
- 《水浒传》和《艾凡赫》..... 华东师范大学 周锡山 96
- 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 科学普及出版社 公 盾 107
- 从对小说史稿的修订看鲁迅评价《水浒》的得失
- 武汉师范学院 徐 涛 116
- 元代水浒戏的思想倾向 山西师范学院 黄竹三 125
- 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 美国夏威夷大学 马幼垣 132
- 《水浒传》作者系罗贯中考辨 《戏剧丛刊》编辑部 王晓家 139
- 《容本》李评为叶昼伪作说质疑 北京师范大学 龚兆吉 155
- 杨定见序本《水浒传全传》对天都外臣序本的篡改
- 湘潭师范专科学校 秦文兮 168
- 谈《水浒》作者的道家思想 武汉大学 肖作铭 175

二、《水浒》主题辨

论“替天行道”与“受招安”

- 读《水浒全传》札记 武汉师范学院 刘土兴182
评《水浒》招安结局的思想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 李永祜197
如何评价《水浒传》的征辽部分 《大众日报》编辑部 李永先212
从《水浒》百回本前优后劣看金圣叹腰斩《水浒》的
功过 武汉 黄求保225
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
..... 九江师范专科学校 凌左义233

三、《水浒》艺术论

- 《水浒》艺术杂谈 黄石师范学院 黄瑞云238
略论《水浒》的民族独创性 雷州师范专科学校 裴树海252
《水浒》人物行动琐谈 郴州师范专科学校 罗宪敏261
《水浒》人物的个性化语言 江苏 王林书 王同书270
论《水浒》韵文的艺术作用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陈周昌278
《水浒》武技漫笔 湖北省武术协会 流 沙291

四、《水浒》人物论

- 对宋江形象的再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 聂石樵306
试论金本《水浒》中的宋江形象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 刘靖安322
《水浒传》是如何塑造传奇式英雄的
从武松形象谈起 兰州大学 齐裕焜333
从鲁智深所走的道路看其性格的发展变化
..... 黄石师范学院 熊文钦 石 麟340
《水浒》中的李逵形象质疑 成都大学 常崇宜351
谈吴用 四川大学 胡振务360
漫说《水浒》里的王伦 华南师范大学 罗东昇372

五、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问题

论金批《水浒》的思想倾向与政论锋芒	张啸虎	379
还金圣叹以本来面目	宋谋瑒	392
“惊噩梦”新析		
兼论金圣叹“贬宋扬卢”的曲笔和隐衷	翁柏年	402
不能给《水浒》金批加上形式主义的罪名		
兼与周勋初等同志商榷	黄中模	411
试评金圣叹评价中两种对立的观点		
与聂绀弩先生和敏泽同志商榷		
	程金阶 孙建模 严国安	423
金圣叹小说理论在批评史上的贡献		
兼论《水浒》评改中的自相矛盾	潘世秀	430
六、其他		
《水浒传》与晚清小说理论批评	徐应元	443
《水浒》续书中的两种倾向	刁云展	451
论《水浒》研究中的“市民说”	黄霖 陈荣	458
鲁迅何尝说过《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		
	黄南山	476
论《武十回》	刘操南	484
评王少堂扬州评话《水浒——武松》一书的成就		
	张棣华	497

北宋末宋江起义活动的三个阶段

北京大学 吕乃岩

《水浒》的成书，源于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的事迹。这支起义军曾经活动于当时的河北、京东、淮南广大地区，一度声势颇盛，引起了宋王朝的注意，在群众中也曾造成不小的影响。宋王朝对他们曾使用过招抚和镇压的两种手段，都未能奏效，后来这支起义军活动到淮南的海州，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即海州知州张叔夜，被张叔夜用计战败招降了。招降之后，从征过方腊，宋江以后不知所终。这就是这支起义军的结局。《宋史》和其他一些史书都有过明确的记载，这样的记载是可信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在民间产生了水浒故事的传说，进一步演变为长篇小说《水浒传》。

中国小说的产生，一开始就是和历史分不开的。宋代是说书艺术最兴盛的时代，约可分为四家：即讲史、说经、小说、合生。其中讲史是重要的一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都把《水浒》归于讲史类，并说：“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①现在看到的较早的系统记述水浒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也属于讲史话本一类。《水浒》的成书，原本是以史实为依据的，虽然书中内容多属虚构，但大要仍是以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迹为基本素材。《水浒》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施耐庵最初写成的《水浒》，主要应包括大聚义、受招安和征方腊三个组成部分，而这三个部分都能在历史

上找到影子。因此，研究《水浒》的成书及其主题思想的形成，有必要先考查一下历史上宋江的活动事迹。

宋江等人的活动事迹，散见于各种官私史著和一些野史笔记中，而记述都较简略。但是把散见于各书的记载，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归纳，还是可以探索出一些关于宋江活动的踪迹来的。今将几条有关记录宋江事迹的历史资料列举如下：

《宋史·徽宗本纪》：

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侯蒙传》：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又《张叔夜传》：

……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觐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李埴《十朝纲要》：

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诏抚山东盗宋江。

方勺《泊宅编》：

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天章阁待制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

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

公讳师心。……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邀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

以上记载，对宋江等人，有时称“河北剧贼”。有时称“山东

盗”，“京东贼”，有时又称“淮南盗”。这些称呼有时指他们当时正在活动的地区，有时是追叙他们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其中《张叔夜传》中的一条最为重要，因为它概括了宋江等人活动的全过程。首先指明“宋江起河朔”，然后叙述他们由河朔转入其他州郡（主要指京东诸州郡），最后在海州被张叔夜战败招降。以此为主，再结合其它几条，按时间顺序和活动地域的远近来分析，似可以找出一条清楚的线索，即宋江等人最初起义在河北地区（今河南省的北部和河北省的南部）。在这里活动的时间不长。然后渡河而东，进入山东省的梁山泊，以梁山泊为中心，活动于京东西路（今山东省的西部、西南部），以及京东东路（今山东省的中部、南部）。在京东的活动时间比较长。然后由山东进入两淮，最终失败在淮南的海州。现根据这一线索，把历史上宋江等人的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即河北时期（太行山时期），京东时期（梁山泊时期），淮南时期。历史和小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尤其是讲史类的小说和历史联系更为紧密。水浒故事的传说源于历史上宋江活动的事迹，因而越是早期的传说与史实就越为接近。根据历史记载，再参照早期的传说故事，对这三个阶段的情况，依次叙述如下：

一、河北时期（太行山时期）

这是宋江等起事和初期活动的阶段，史书上说“宋江起河朔”。又称他“河北剧贼”。并说他“横行齐、魏”。魏郡的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这些都说明他们的反抗活动是从河北地区开始的。这段事迹，历史上虽无详细叙述，但从早期流传的水浒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影响。现在看到的记录有关水浒故事的材料，最重要的就是《大宋宣和遗事》和龚开的《三十六人赞并序》。这两个材料都说宋江等活动的地方是太行山，而不说山东的梁山泊。太行山是紧靠河北路的，其中一部分伸入河北地区内。《宣和遗事》记载众人开始起事时，是由杨志卖刀杀人起，杨志被发配到卫州军城，“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

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接着晁盖等人劫夺蔡太师生日礼物事发，“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泊）去落草为寇。”后来宋江杀了阎婆惜，带了朱仝、雷横等九人前往梁山泊去寻晁盖等。而《宣和遗事》在叙述晁盖等人劫夺蔡太师生日礼物时，押解生日礼物的县尉马安国酒醒之后，捡到晁盖等人撇下的一对酒桶，便拿去南洛县告发，可知夺生辰纲的事最初发生在南洛县。南洛县即今河北省的南乐县，紧邻大名，在大名的东南。梁师宝从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派人往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给他的岳丈蔡京送生日礼物，南乐是必经之地。从南乐往西一百多里就是太行山区，劫夺生日礼物事发之后，晁盖等人无法存身，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这从地理上来说说是合理的。可见英雄们起事最初是发生在河北。施耐庵写《水浒》，以山东梁山泊为中心，把“智取生辰纲”的地点，由河北省的南乐县移植到山东省的郓城县。这样一来，和梁山泊的联系固然紧密了，但却严重地违反了地理常识，因为从北京往东京送生日礼物，无论如何是不会经过山东省的郓城县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大概在宋元时，说话人曾经作为独立的小说篇目来演说，至今在《水浒》里，故事说完之后，还交代一句：“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在早期作为水浒故事演说时，可能仍把故事的发生地点安排在河北。在今《水浒》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中，有一段描写黄泥冈形势的赞语：

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浑似老龙形，险处但闻风雨响。……休道两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

最后两句指明这事发生在太行山。这一段赞语，大概是保留下来的早期流传的水浒故事中的话，可知早期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讲的仍是发生在河北地区的事。

杨志卖刀的故事，在《宣和遗事》里，说他和李进义、孙立等十二位指使结义为兄弟，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杨志

因等候孙立，被阻在颍州（应作颍州），发生了卖刀杀人的事，因而从颍州发配到卫州军城，行至黄河岸上，被李进义、孙立等人将防送公人杀了，救出杨志，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颍州，今安徽阜阳。卫州，今河南淇县。太行山南靠黄河，东临淇县，李进义等在黄河岸上杀了公人，往太行山落草，从地理上来说也是十分合理的。到了《水浒传》，却说成是杨志等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受纳，杨志不幸在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畏罪逃去他处避难，后来听说赦免了罪，收了一担钱物到东京去打点，谋复旧职，途经梁山泊，被林冲截住格斗起来，王伦下山调解，杨志向王伦说了上面一番话，并说他如今是“流落在此关西”。杨志往东京去复官，无论是从关西还是从太湖方向，都不会经过梁山泊。这又是《水浒》作者把太行山的故事移植到梁山泊去而出现的讹误。并且杨志是在梁山泊和王伦说话，不能说“流落在此关西”。这句话大约原来讲的也是发生在太行山的事，是《水浒》作者未予改变而保留下来的原话。关西可能是京西。由上可见，宋江等开始起事是在河北太行山区，他们占据过太行山，早期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这段时间大约在徽宗政和末年，在这里活动的时间不太久，然后即东渡黄河，进入山东的梁山泊。

二、京东时期（梁山泊时期）

梁山在今山东省梁山县，旧属寿张县。本名良山，因避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叔父名刘良）改为梁山。一说汉文帝的小儿子梁孝王武，曾于此田猎，因名梁山。东北至东平四十五里，西南至鄆城四十五里，南至巨野九十里。周围地势低洼，自五代石晋开运初至北宋，黄河于滑、鄆、澶、濮等地多次决口，其中较大的有三次，河水汇集梁山周围，遂成巨泽。顾炎武《日知录》引《五代史》：

晋开运元年（944）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鄆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连，弥漫数百里。

《宋史·河渠志》：

一、宋天禧三年(1019)，滑州之河复决，历澶、濮、曹、郛，注梁山泊。

二、熙宁十年(1077)，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汇于梁山、张泽冻，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

梁山南面是巨野泽，这是一个很古的水泽。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在《史记》和《汉书》里也都有记载^②。梁山东南约七十里是南旺湖。梁山左近，湖泊遍布，黄河几次决口注入梁山周围，遂与巨野、南旺、蜀山、东平诸水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汪洋浩淼的大水泊。于此可知，梁山泊是梁山周围的水汇合诸水而成。因梁山正当其中，遂总名为梁山泊。梁山泊周围约有八百里，宋代已有记载(见邵博《闻见后录》卷三十)。元代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也说梁山“四下方圆八百里”。高文秀是山东东平人，在梁山泊近旁，他生于宋元之交，所述梁山泊的情况，当是亲眼所见。这和前面说的情况也完成相合。可见《水浒传》称“梁山泊方圆八百里”基本符合事实。大约在北宋后期，适当宋江等人活动的前后，梁山泊水面最为辽阔。从南宋初到元末，梁山泊水有两次涨落，范围稍有缩小。但在元代到明初的一些文人的描述中，梁山泊仍然是一片汪洋，极目百里，四望无涯，芦苇丛生，港汊纵横，虽不复八百里，气势依然是很壮观的。大约到明代景泰年间，黄河决口被治好，河道北行，梁山泊积水逐渐干涸，从此之后，才全部变为陆地。

由于梁山泊形势险要，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又很严重，在宋江之前，就不断有人占据梁山泊和官府对抗。这在《宋史》里有多处记载，如说：“梁山泊素多盗。”(《蒲宗孟传》)“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许几传》)“梁山泊渔者习为盗。”(《任谅传》)可见从梁山周围形成大水泊之后，就成了一个强人出没的地方。历来有

一种意见，认为宋江等人是没有占据过梁山泊的，并说宋江占梁山泊之说是出于小说家的虚构，理由是《宋史》从来就没有说过宋江占梁山泊，这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的缘故。《宋史》记载宋江的事迹都是十分简略的，但却不能因为没有明文记载，就据此作为怀疑或否定其占据梁山泊的理由。如果仔细地读一下《宋史》有关材料，还是能够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的。前面引的《宋史·侯蒙传》里说：“命（侯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侯蒙是就宋江聚义事向皇帝上书的，因此受到皇帝的赞赏，这才命他出知东平府。梁山是东平的辖区，不派他去别处，而派他往东平，当然是知道宋江的屯聚之地而有目的的派到这个地方去的。这不就是指明宋江在梁山泊吗！其次，方勺《泊宅编》指出宋江在京东的活动地点是“出青、齐、单、濮间”。以梁山为中心，濮州在梁山的正西，单州在正南，青、齐两州当正东和东北，这四个州围绕梁山泊的四面，几乎形成四面包围的形势。宋江活动在这四个州，正好说明他们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由此出发而向四面攻击的。如果没有梁山作为他们每次出击后的屯聚休整之地，他们是无法隔着辽阔的梁山泊水面，东西往来攻打青州和濮州的。宋江等在京东、西两路（今山东省）活动的时间最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此地有一个有利的据点作为依托，才能够“如虎负隅，莫之敢撓”。不然，这支规模不大的武装，能够在一个地区长久地横行无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宋江等后来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远离了这个根据地。这个根据地，除了梁山泊再不会是别的地方。

宋江占据梁山泊为根据地这件事，最早是从北方流传的水浒故事传开来的。大约在元统一以前，关汉卿写的杂剧《鲁斋郎》里就有一段话：“高筑座营和寨，斜搠面杏黄旗，梁山泊贼相似，与蓼儿洼争甚的。”这是现在见到的最早说宋江占梁山泊的话了。关汉卿之后，元杂剧创作了大量的水游戏，从现存元代五个水游戏

的内容看，所写的故事，都是说的宋江占据梁山泊，可知宋江等在北方的传说里，和梁山泊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与此同时或稍后的是童瓮天的《瓮天胜语》，记有宋江到东京名妓李师师家写了一首《念奴娇》小词，词中有“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话。这山东烟水寨，无疑是指的梁山泊了。又说：“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前两句是对梁山泊景色的描写，后面两句已隐约提到梁山泊这时已有一百单八人，并且出现了盼望招安的意思。这个故事和这首词，后来被施耐庵吸收在《水浒》第七十二回里，作为宋江搞投降活动的一个重要情节。《瓮天胜语》久已亡失，这段材料保留在明代杨慎的《升庵词品拾遗》里。童瓮天是宋元之间的人，杨慎《升庵词品》卷五，还记有詹天游赠童瓮天兵后归杭的《齐天乐》词一首，写于元伯颜破杭州之后，伯颜破杭州是公元1276年，再过两年，南宋就灭亡了。《瓮天胜语》可能写成于元初，这时南北统一，他有可能听到了山东传来的水浒故事。如果说以上所举宋江占梁山泊的材料，都是戏剧和传说，不足为据，那么，从官书记载和正统的诗文里，到这时找到的证据就更多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陈泰的《江南曲序》^③和陆友的《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④。这两条材料不仅补充了有关宋江的故事传说，而且明确地指出了宋江的根据地就是梁山泊。两人差不多同时代，而陈泰稍前，大约生活于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前半叶，远在《水浒》成书之前，两人又都亲自到过梁山泊，耳有闻，目有见，决不是受了杂剧的影响而毫无根据的乱说。

再就是明以后的一些輿地志也有明确的记载，如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十三《东平州》条：“（梁山）南即古大野泽，宋政和中，盗宋江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顾祖禹是史学名家，一向以治学谨严著称，他这样说，是可信的。此外明、清两代的地志对此也不乏记载。这些都应该作为明证。至于元杂剧里所述宋江

占梁山泊的情况，也不尽是凭空捏造。如高文秀是东平人，正当宋江活动的地区之内，遗迹旧闻，其来亦必有自。

梁山泊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官军不易进入，在两宋时代，最易为揭竿起义的人所选中。但宋江占梁山泊为据点，并没有如后来说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而不过借此作为一个屯聚和休整的地方。他们的作战形式，仍以流动为主，并且善于水上作战。宋江等在山东梁山泊一带活动时间最长，大约相当于宋徽宗政和末年到宣和二年年底。也就在这年年底或次年初，就从梁山泊入南清河，经淮阳军顺流而下，进入两淮地区。

三、淮南时期

宋江等人是一支惯于水上战斗与活动的武装。梁山泊水连南清河(泗水)，从他们南行路经之地来看，大约是沿着这条水路向南进发而到达淮南的。前面所引《宋史·徽宗本纪》，简略地叙述了他们由京东进入淮南楚州、海州等地的情况，再看一下其它材料的记载：

王偁《东都事略·徽宗本纪》：

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

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军，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李埴《十朝纲要》：

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

汪应辰《显谟阁学士王公(师心)墓志铭》：

公讳师心。……登政和八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邀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

以上所引材料，王偁的《东都事略》一条，“方腊陷楚州”应是处州之误，因方腊从未到过楚州。“又犯京东、河北”河北应是江北。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一条，“京西、河北”应作京东、江北。李埴《十朝纲要》一条，“又犯京西、河北路”应作京东、江北。“入楚州界”楚下少了一个“海”字，因张叔夜从未作过楚州知州。各条所记时间，有的系于宣和二年十二月，有的系于宣和三年二月，前者是指宋江自梁山泊南下犯淮阳军的时间，后者是指被张叔夜招降时间，而犯淮阳军为追叙。总之，以上材料所说时间、地点大致相同。于此可知宋江等南下行进的时间顺序应是犯淮阳军在前，其次是趋沭阳，再次是入楚州，最后在海州失败。史称宋江等人“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为什么在沭阳受挫于一个小小的县尉呢？到沭阳可能是宋江派出的小股武装所作的试探性的进攻。沭阳是从泗水去海州的必经之地，开始宋江等人可能想通过沭阳去海州，因在沭阳受阻，知当地有所戒备，于是折回泗水顺流南下楚州，然后由淮河经楚州入海，由海道北上海州。上面材料所述，都是说宋江先到楚州，然后由楚州到海州。楚、海二州都属于淮南东路。另外一条材料里记述，他不但到楚州，并且再南还到过淮南西路的濠州。

《弘治徽州府志》卷八《汪希旦传》⑤：

汪希旦，字周佐，歙人，……知泗州。时剧贼宋江，横行及濠，濠与泗近，希旦密为守备，贼不敢犯。上嘉之，转朝奉郎，直秘阁。

濠州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宋时属于淮南西路。宋江进至濠州，大概是从泗水入洪泽湖又沿淮水前去的。然后由濠州折回，顺淮河进至楚州。宋江在楚州可能有过一段盘桓，在当地留有较深的影响。从楚州顺淮河入海，由海上到海州。说宋江由海上到达海州，可以从《宋史·张叔夜传》里得到证明，《张叔夜传》说，宋江到了海边，张叔夜得知消息后，先在海边埋伏下一些壮卒，而把主要兵力埋伏在海州城边，然后“出轻兵距海诱之战”。所说宋